

# 桃李兴悲

## ——敬怀清国师(下)

其三、清国师当年有两本书急著要出版，一本是怀念乃弟杨清对老师的《把缺憾还诸天地》，另一本则是他的处女作——《金门真美》，记得当时大样都已经出来了，却苦苦找不到校稿的人，印象中好像是陈臻超先生出的主意，要清国师找我帮忙。唉，“师”命难违啊，老师既然找上我，我也只有尽心尽力、全力以赴了。那一段时间，几乎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留在学校校完预定的稿，才拖著疲累的身躯回家，也许是用脑过度吧，急性子的我，几乎急出几多烦恼丝啊！

但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一点都不后悔，当时由于臻超先生和清国师的不断鼓励，我更发愤于阅读和用心于写作，其后，自己的写作技巧，由于观摩、学习的机会增多了，也慢慢有所长进。

当年，清国师非常注重校园学生刊物的发行与成长，原先，校园已有《新绿》校刊了，后来《新绿》变成国小部专属的刊物，在此同时，清国师听从臻超先生的建议，把独立出来的国中刊物，取名为《茁壮》，原来，他心

念念的，就是校园学生刊物，能够在大家的培育、浇灌下，昂扬的新绿，能不断的成长与茁壮啊！其用心及远见，不言可喻。

他是一位即知即行的长者，每看到可以登报的签呈，一定会迅即批上“发布新闻”四个大字。他本身是一位书法爱好者，平常批阅公文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都是使用毛笔，且持之以恒，二、三十年来，从不稍改他的习惯与爱好，这是恆一的表现，也是坚持的试炼。

他閒来无事时，喜欢打网球和练习书法，他始终如一的积极处事态度，几乎都是秉持励志养气、一以贯之的。他的日常生活作息，极有规律，所以多年来，体态一直保养得宜，令人羡慕。

我最后一次去金城新庄看他，是他回湖下老家骑脚踏车时，为了闪避一条野狗，却不小心跌倒受伤了，而且伤得很重，我去拜访他时，他忘了伤痛，难掩兴奋，急急问我说：“为学，你是怎麼知道我受伤的？”当时，我只是笑而不答。自从那次受伤以后，他的健康情况，就开始走下坡了，

真后悔，我已经有好久、好长的时间，没有趋府向他请安、问好了。

他钟爱的么儿书铭，曾是我教过的高材生，当年小小年纪，已经有好几十首古典诗词可以朗朗上口，而且多数可以成诵。清国师生前在人前人后，总喜欢重提书铭对古文的爱好，是我帮他打下的基础这件事，我实在愧不敢当，做为一个基层老师，这是我的天职，我只是尽力把每件事情做好，如此而已。

树清老弟的第一手消息，一向是非常灵通的，他和清国师的交情，如用“情逾父兄”来形容，应不为过，但当我第一时间得知此噩耗，我还有点怀疑，但又不敢骤然反问他是真是假？等经过间接证

实后，我的心绪，竟至一直很难平复下来，因为清国师除了教导过我之外，他还担任我好几年的校长，这种种机缘巧合，我一直视为人生逆旅的重要缘分与宝贵资产，他真正是我的贵人，当年设若没有他的看重、没有他的提拔、没有他的知遇与赏识，就不可能变成今天的我。

永别了，我最敬爱的清国师，您的音容笑貌，必将常留在我们的心裡；您的雍容大度，容许我逕行修改您文章的涵养，又有多少人可以企及？您的叮咛：“为学，下班了，你过来帮我招呼一下臻超先生吧”言犹在耳，可是您却已悄悄地离我们而去。一年一度的圣诞佳节，原本是个团圆欢乐的好日子，而您却在这一天，离开了人世间，唯一留下的，只是您的

豁达与恬适。即使在大病中，您，依然豁达如故，恬适如故。

我想，敬爱的清国师，您这一生，确实做到了“清”这个字，您这一生清清楚楚、清清白白、清清正正、清清廉廉，我认为这“四清”，足以跟您本家先贤——东汉名士杨震的“四知”比美，更足以后先辉映。

永别了，清国师，就像您生前为纪念令弟所命名的书《把缺憾还诸天地》一样，那麽，就请您挥一挥衣袖、毫无罣碍的、潇潇洒洒的把缺憾还诸天地吧？

因为美好的仗，您已打过，此生您应已了无遗憾了。您说，是不是？(完)

**陈为学 (台湾)**



杨校长与文友杨树清分享阅读书报心得，其右为次女杨书响



杨校长生前与文友聚会情形



杨校长病中仍展现雍容大度，豁达开朗，不忘潇洒喝喝咖啡



杨校长生前常与文友聚会，奨掖后进有加。



杨校长告别式的主题“人若精彩，天必安排”，充满追忆与去思